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吃鸡蛋的事 (外一篇)

任溶溶

医生叫我增加营养，每天要吃一个鸡蛋。对于我，这就为难了。我不爱吃煮鸡蛋。在医院时，我真羡慕邻床的谢老，早晨他一个鸡蛋，一口一口吃得津津有味。可我不行。鸡蛋我还可以吃的只有荷包蛋。

当我自己管吃时，我喜欢煎只荷包蛋，半生熟。准备好几片面包。先用面包沾半生熟的荷包蛋的蛋黄吃，好吃。等到蛋黄吃光，就把蛋皮夹在面包当中吃三明治。这是我吃荷包蛋最大的乐趣。对了，罗宋菜还有牛肉饼上放一个荷包蛋，合起来吃也非常好。除了这些个吃法，我觉得鸡蛋只能炒菜。

我主厨时，经常吃叉烧炒蛋，这可以是一个小菜，也可以把饭炒在一起，就是叉烧蛋炒饭，也是好吃的。当然，还可以虾仁炒蛋，银鱼炒蛋，白帆鱼炒蛋，但又烧现成，用叉烧炒蛋最方便。

说到白帆鱼，我小时爱吃，但几十年没吃到过。它到底是什么鱼，现在叫什么呢？老人都走了，我没人问。我实在想吃白帆鱼，白帆鱼炒蛋。

鸡蛋还可以炖，做点心，是甜的，广州有些店专卖这种炖蛋，可是我太太不喜欢。可别忘了蛋挞，我爱吃。

北京菜有溜黄菜，即溜鸡蛋，很好吃，我过去上会宾楼，总叫这个菜。

鸡蛋的确是做菜的好材料。我没吃到过的鸡蛋做的菜一定不少，有机会去尝鲜吧。

鸡屎果

我小时候在广州，有一样水果吃得很多。这水果有个很雅的名称，叫番石榴，可我们都叫它鸡屎果。这水果样子像梨，但连皮全部可以吃。它有一种怪味，有点腥气。但因为又多又便宜，我们孩子作为零食，吃了。

这种水果没有来过上海，因为不值得运来，再加上怕上海人不喜欢，讨厌它。

几十年前，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在厦门开会，我又见到了这种水果，因为久违了，有点怀旧，我买了几个带回上海。上海朋友看见我买，在上海又没见过这种水果，也跟着我买了些回上海。真没想到，在火车上这些鸡屎果怪味越来越厉害，连我过去吃惯鸡屎果的人也受不了。可是没办法，只好忍着，还给别的旅客道歉打招呼。到了上海，我都不把它们给妻子孩子，就都给了妈妈。她是广东人，也许会跟我一样怀旧，吃上一两个。至于她后来怎么处理这些怪味水果，我就不问了。

我去北大访金克木先生，是在1996年秋天。那次我是赴京组稿的，金先生是组稿对象之一。因为五岁的儿子在家没人带，所以我以长见识为由让他随行。

从丁聪及金克木自己的文章推想，金先生一定是个儒雅、洋气又很风流倜傥的人。又有传说，有一次他去赴一个很庄重的会，有位领导夸夸其谈且令人不知所云，别人都装出“洗耳恭听”的样子，唯独他屁股坐坐坐即气宇轩昂地拂袖而去，可见他的狷介。

然而这些判断未必全对！他是个小小个子的干瘪老头。天气未凉，他已早早地穿上了皱巴巴的中山装。在我到过的学者寓所中，金宅是最最混乱的一家。以所谓的客厅为例，一张床，是我们在电影里看到过的军人睡的那种木板床，已铺了棉絮，那破棉絮不知怎的就翻到了不甚熨帖的床单上头，实在“惨不忍睹”。床脚旁放着一只很旧的篮子，用一条积满灰尘的毛巾盖着，无法想象里面会放些什么东西。意外的是，一台电视机倒很注意防尘，只可惜用一只大塑料袋照着。尤可怪者，大学者的客厅居然不见一只书架。当然，书是有的，是二十四史中的几种，线装，被胡乱堆在一个墙脚边。早就听人讲北方学者的家里不讲究装潢，但整齐干净似乎应该做得到，如我到过的季镇淮、徐梵澄、吴小如、张中行等人的家，像金宅那种情况，我只在骆宾基家见过，不过骆先生的家具可比金先生的强多了。也许金先生是想让人知道：“我的学问就是这样出来的。”这里面是否含着讽刺意味？我想，是的。

金先生健谈，倘说一个钟点的谈话，其中五十五分钟是被他“打发”掉的。我原先想请他点评《史记》，他说不敢也没精力，然而却对着《史记》说三道四起来。他说的选本怕

到龙泉，问青瓷，青瓷青未了，归结到一个土字。及至到了下面的上垅镇，我看见“中国青瓷小镇”的标牌，并在路边一间罗汉堂里遇见年过四十的民间艺人刘小龙，与之交谈，引发心中颇多感慨。

高高的个子，一脸憨厚，说起青瓷，刘小龙流露出一种执着乃至有点倔的况味来。他坦言现在青瓷的销售遇到瓶颈，正好脱离世俗静下心来，研究一些东西提高自己。他坚持手工制作为主，以传统模式作坚守，创作自己的肖像作品，而不是产品。现在，龙泉从事人物肖像的很少，老祖宗的香火不能断在我们的手上。刘小龙这么说，也是这么做的，似有责任感和使命感。

我起身端详，在与旧窑连为一体的土屋中，一个孔一个孔里坐落着他的作品，他宏规划的十八罗汉现已烧成的六个罗汉已经“上岗”。但是，就这么六个罗汉，他做了三年。体型小的，温度来得快一点，自身的吸水量也不大。超过一米以上的，窑头炉温超过1300度，中间要求温度适中，进入尾声时温度要低，其实就是头与尾不烧了。而且这些，都用柴火，整个制作过程容不得出现半点瑕疵。

继续走，知道龙泉的泥巴，是富含矿物质烧制青瓷的原料。与别处的土

质不一样，它是粉青和梅子青两种釉色，以铁元素为主，造就了青瓷独特的风骨。后来，代表宝山区宣传部去参加电影首发式的阳树智先生和我在参观时，看见一包一包的泥料堆在墙壁角落待售，都有同感，惋惜和感慨。那是国土下面的“青龙之土”，土之不存，瓷将焉附？坐在山空，何况泥土！

刚到龙泉时，去一依山傍水的青瓷老厂旧址，开发此地的是浙江美院毕业的儒雅老总，介绍颇有意思：现在的大师，都是原来这里的下岗工人。大实话也！只是，他们手上的技艺没有荒废，赶上好年代被激活了。

激活是需要内力的东西，但也离不开外力的推动。此去龙泉，躬逢电影新片《飞天窑女》放映。该片由浙江龙泉当地著名作家叶放先生编剧，艺术总监却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上海宝山文化名人滕根泉先生任职。故事以南宋龙泉大窑的哥窑和弟窑为主线，展示了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的诞生过程。因为还有青瓷在，所以看来感觉真切。

现实中的还鲜活存在的东西到了电影里，好

事；但是，电影里的如果在现实中已经消逝，那就是悲哀了。所幸，窑在人在传承在，电影推波助澜才有其功在。2013年，龙泉青瓷烧制技艺成为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世界唯一陶瓷类项目。这次《飞天窑女》首映后，龙泉市人民政府特意给滕根泉颁发了“龙泉市文化使者”的证书。滕根泉这位汉子曾经为了影片的拍摄十下龙泉，其时高铁未通，早上开车晚上到，累得不行，他的下属杨阳坦言当时听说要去龙泉心里就怕。如今朝发夕至已成往事，三个半小时到龙泉轻松便捷。

有一则消息令人欣慰，在龙泉县宝溪乡，还有一批老艺人专做复古传统的东西，他们顽强地维系着龙泉青瓷的经脉。由此看来，龙泉青瓷青未了，可算是喜。



花枝

(中国画)

陆大同

上世纪七十年代，一部彩色纪录片《新苗茁壮》在上海滩引起了轰动，那是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上海知青“战天斗地”的专题片。那是1973年的秋天，我们生产大队的知青在农村“大有作为”的事迹被中央及上海市的媒体报道后，有关部门要求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一部专题片，形象反映上海知青在农村的精神风貌。

吴培民导演带领的摄制组来到安徽省金寨县，知青们得知要为我们拍电影，而且亲朋好友能在上海的电影院看到彩色的我们，大家兴奋地跳了起来。

拍摄的第一个外景，是贫下中农带领知青在安徽省金寨县梅山水库大坝上凭栏远眺、指点江山，抒发革命豪情，立下扎根农村的场面。梅山水库位于鄂豫皖三省交界处的大别山腹地，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连拱形大坝。时届仲秋，在山间一簇簇山花和苍松翠柏的衬托下，在明媚的阳光照耀和碧绿湛蓝的湖山映衬下，水库大坝犹如一道凌空气跨峡谷的彩虹，显得宏伟壮观、气势磅礴。

根据剧本的安排，有一组知青在火车上唱着革命歌曲从上海奔赴农村的场景。铁路部门专门为我们加挂了两节车厢，一节用于拍摄，一节用于隔离旅客。我们一改以往探亲挤火车，买不到座位票就站到



春华秋实 袁慧敏 作

那日，心情低谷的我向友人倾诉着：“我想变成一块石头，没有烦恼的存在于世。”友人说：“石头的确没有它的烦恼，因为它是没有生命的存在。”

“石头真的没有生命吗？”我质疑着。“不，在我的世界里，世上的万物都是具有生命的。”我无理地坚持着。友人安抚了我此时的倔强：“有生命就是有意识的存在，有意识的存在就会有必不可少的烦恼啊。”友人用友情安抚着我的无理取闹。我笑了，这就是来自友谊的力量。

意识暂时带我离开了恼人的烦心事，心里默默地在想，若是真能变成一块无意识的石头，就可以不再苦闷于世间的七情六欲为伴了。可以孤寂的独存世间，没有任何的事物能摧毁我的存在。若是那样，我一定会很快乐！我承认，无意识的石头是不会有烦恼的！

好吧！我假装自己若真的能变成一块石头……

那就将我变成海底美丽的鹅卵石吧。每日优雅地躺在海底的最深处，与海星、鱼儿、珊瑚为伴。守望着它们的幸福，它们的爱恨分离……而我，可以默默地记录。当然，是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记录；或是，让我变成山峰顶端的石头，每日与日月星辰，云雾雷雨，花草松枝为伴。我可以高昂的屹立在群山之巅，守望着整个地球的跌宕起伏，默默地记载着历史的长河。当然，依旧是没有任何情感色彩的记载。亦或，让我变成浩瀚宇宙里的石头，自由自在地漫步于无限的银河之中……守望着，苍穹的翩翩起舞。

我满足地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假设自己真的可以成为一块石头，这一刻，心底无一丝毫的烦恼存在。

“若是真如石头一样看待世间，孤寂的独自存在，人生中就不会再有花园了。”心底的另一个声音轻蔑地反驳着我。面对我潜意识里的反驳，总是最恼人的事儿。“若真变成石头，也就等同于心归属了冷漠。”带着一颗冷漠的心，存于世间的一生中，意义又何在呢？我承认，心若如石头般的坚硬，一定会抵挡住许多苦闷侵蚀。可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对于只有一次生命的我，又有何意义呢？

人生的旅途，不就是去相遇着五颜六色的事物，筑造着绚烂多姿的阶梯，左右着匆匆时光中的心境么。这是多么五彩缤纷的生活啊。而石头，是不会带任何情感色谱地去遥望风起日落，秋去冬来，四季转变，它不能体会到海底，山巅，宇宙中犹言切身的璀璨感受；更不能明了，漫长岁月中单一记录的痛。因为，它没有人类独有的情感意识。潜意识瞬间在脑海里让联想勾画出若成为石头的我，将失去的一张张答卷，童真时代的欢乐，青年时代的娇羞，中年时代的挺拔，老年时代的回忆……这一切的逝去，就是为了换取能成为石头般强大的心。而这份换取的代价，你愿意吗？

真正心的强大，并不是来自于冷漠中的麻木。而是来自感知后的放下。面对人生中的烦恼与无奈，更应该选择的是坚韧地微笑面对，而不是逃避式的冷漠与放纵的麻痹。冷漠的心是强大的吗？不，那是强大的假象。如果人类的心都变成了石头一样的冷漠，那将是多么大的悲哀啊。

石头的随想

蒋婧

那日，心情低谷的我向友人倾诉着：“我想变成一块石头，没有烦恼的存在于世。”友人说：“石头的确没有它的烦恼，因为它是没有生命的存在。”

“石头真的没有生命吗？”我质疑着。“不，在我的世界里，世上的万物都是具有生命的。”我无理地坚持着。友人安抚了我此时的倔强：“有生命就是有意识的存在，有意识的存在就会有必不可少的烦恼啊。”友人用友情安抚着我的无理取闹。我笑了，这就是来自友谊的力量。

意识暂时带我离开了恼人的烦心事，心里默默地在想，若是真能变成一块无意识的石头，就可以不再苦闷于世间的七情六欲为伴了。可以孤寂的独存世间，没有任何的事物能摧毁我的存在。若是那样，我一定会很快乐！我承认，无意识的石头是不会有烦恼的！

好吧！我假装自己若真的能变成一块石头……

那就将我变成海底美丽的鹅卵石吧。每日优雅地躺在海底的最深处，与海星、鱼儿、珊瑚为伴。守望着它们的幸福，它们的爱恨分离……而我，可以默默地记录。当然，是不带任何情感色彩的记录；或是，让我变成山峰顶端的石头，每日与日月星辰，云雾雷雨，花草松枝为伴。我可以高昂的屹立在群山之巅，守望着整个地球的跌宕起伏，默默地记载着历史的长河。当然，依旧是没有任何情感色彩的记载。亦或，让我变成浩瀚宇宙里的石头，自由自在地漫步于无限的银河之中……守望着，苍穹的翩翩起舞。

我满足地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中，假设自己真的可以成为一块石头，这一刻，心底无一丝毫的烦恼存在。

“若是真如石头一样看待世间，孤寂的独自存在，人生中就不会再有花园了。”心底的另一个声音轻蔑地反驳着我。面对我潜意识里的反驳，总是最恼人的事儿。“若真变成石头，也就等同于心归属了冷漠。”带着一颗冷漠的心，存于世间的一生中，意义又何在呢？我承认，心若如石头般的坚硬，一定会抵挡住许多苦闷侵蚀。可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对于只有一次生命的我，又有何意义呢？

人生的旅途，不就是去相遇着五颜六色的事物，筑造着绚烂多姿的阶梯，左右着匆匆时光中的心境么。这是多么五彩缤纷的生活啊。而石头，是不会带任何情感色谱地去遥望风起日落，秋去冬来，四季转变，它不能体会到海底，山巅，宇宙中犹言切身的璀璨感受；更不能明了，漫长岁月中单一记录的痛。因为，它没有人类独有的情感意识。潜意识瞬间在脑海里让联想勾画出若成为石头的我，将失去的一张张答卷，童真时代的欢乐，青年时代的娇羞，中年时代的挺拔，老年时代的回忆……这一切的逝去，就是为了换取能成为石头般强大的心。而这份换取的代价，你愿意吗？

真正心的强大，并不是来自于冷漠中的麻木。而是来自感知后的放下。面对人生中的烦恼与无奈，更应该选择的是坚韧地微笑面对，而不是逃避式的冷漠与放纵的麻痹。冷漠的心是强大的吗？不，那是强大的假象。如果人类的心都变成了石头一样的冷漠，那将是多么大的悲哀啊。



《新苗茁壮》忆往事 李竹勇

欢吃白斩鸡，老乡们隔几天就要杀只鸡给他们改善伙食。举报信中反映摄制组在拍片的数月中，经常吃白斩鸡，把方圆几里地的老母鸡的价格也吃上去了，并揭发吴导经常向知青灌输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刻意讲究白斩鸡的吃法。此信以大字报的形式在电影厂张贴，摄制组顿时陷入了大批判的汪洋大海之中。

次年的早春二月，上海派了调查组来核实信中反映的情况，带队的竟是电影《铁道游击队》插曲“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的作曲者，大名鼎鼎的吕其明先生。知青纷纷围着吕先生，表达了对歌曲的喜悦。座谈会上吕先生说明来意后，知青们都不愿发言，因为摄制组在几个月里给我们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快乐，我们打心里感谢他们。当地各

读者厌烦，常常把其中的表序删掉，很傻，须知从这里面可以看出许多问题。由《史记》而转入它的标点，并扯上了顾颉刚，因为顾先生正是这套书的总负责之一，“顾颉刚比较喜欢紧跟形势”。听得出，金先生对顾并不佩服。不知怎的，我们又说到了《史记》的文体，他讲了司马迁许多好话；突然话锋一转，顺便刺了当时风头正健的一位所谓文化散文大家，他评鹭起学人的学问，“现在搞国学的人当中，程千帆是正确的。”哦，程先生，我也是见过的，我想，他提到程千帆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俩正是武汉大学的同事，可能关系还很不错。

宾主无拘无束，有时他说到得意处，禁不住手舞足蹈起来。我儿子大概觉得这位老爷爷很好玩，冲着他哈哈大笑起来。金先生便开心地指着小孩说：“你看，他也听懂了！”其神情，活像个调皮的小孩。金先生给我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恃才傲物。是啊，他只有小学学历，全靠自学，成就却极大（记得《知堂回想录》中提到，金克木从印度回来，令北大东语系实力大增），他有理由相信自己的判断。

赴京前，施蛰存先生问我准备看些什么人。我说了一大串名字，其中就有金克木。一听“金克木”，施老便说道：“这个人油得不得了。”施老了解他，因为上世纪三十年代施老办《现代》，金克木便以现代诗投稿。只是，施老不曾想到，都过了那么多年了，他的这位老朋友还是那么“油”。我想这种“油”，更多的是表现出一种机智和自信吧。

听说金先生临终时要求家人让他“笑着离开”。这是何等洒脱！

金克木那一辈的学者中，我见得更多的是正襟危坐、不苟言笑。金先生可能是另类，所以至今让我怀想并津津乐道。

明日请看《爱在永恒》。

十日谈

冬至的思念

